



農化系 58 級

劉雨生

主要經歷

在美國醫學與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近三十年；歷任資深研究員、系主任、研究發展副總裁，資深科技顧問等職務。工作公司包括美國五百強企業如 Armou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axter, Bacton Dickinson, Shell Oil Bio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anies such as Centocor (後併入 John and Johnson), Chemtrak, and Metra Biosystems.

傑出表現

01. 研發多項醫學生物科技於日常醫學方面的產品。
 - (1) 第一個由喉嚨棉花棒取樣於七分鐘內決定是否是 Group A Streptococci infection，以決定是否給病患服用抗生素。
 - (2) 第一個由美國 FDA 批准的 Monoclonal Antibody Hepatitis B 血液篩檢測試（用於 blood bank 決定是否接受捐血者的捐血）。
 - (3) 迄今仍廣泛使用的三個癌症標的物篩檢：CA19-9（胰臟癌）CA 125（卵巢癌）CA 153（乳癌）。每年在全球至少有近 10 Million 人 / 次 使用上述三項篩檢測試。
02. Consumer medicine 方面研發出美國 FDA 核准的第一個由手指血滴於五分鐘測試膽固醇的測試。
03. 與夫人陳玲弟女士在十多年前成立的家庭基金會 Building Futures Foundation (建程教育基金會)。主要宗旨是協助與教育有關係的項目：大學成立獎學金、學術講題講座、支助國際研討會、在世界貧困國家捐助學生獎學金、女孩子教育專用的款項、圖書捐贈、在美國、加拿大替貧困學校購買書籍、文具、電腦。在中國大陸貧困地區協助建校、教學活動。目前已經在台灣、美國、大、中學校以及研究所成立了近十五個獎學金、五個學術專題講座。自創建以來、基本會已經捐出了美金約三百萬元。

現職

美國建程教育基金會會長
(President of Building Futures Foundation)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薛校長、施主任、與不知名的十二位校友連署人的抬愛，非常意外的被提名並當選了傑出校友。

我一生行事都主張謙虛、低調、不敢張揚。與名、利、金錢都看的十分淡泊，也從不追求。美國北加州中興大學的校友們在過去五年裡都建議我出來競選傑出校友，因為自己覺得平庸無華，都被我婉拒了。

除了年輕時因為家境貧困，盡量爭取獲得各種獎學金以協助父母貼補家用以外，以及高中（現在的國立善化高級中學）時以全校第一名畢業得到的縣長獎，此生並沒有得過什麼獎。這次在垂暮之年承蒙母校厚愛，內心充滿了慚愧與感激。

我出生於戰亂之年，母親在懷孕七個半月逃難的路上，把我生在秦嶺山巔的卡車頂上。當時天降大雨，因以得名，也不知確切的生產日子，也沒有人認為我會存活下來。

在我四歲時、父母都任教於西安的國立第一中學，只是一個普通的教師，沒有顯赫的地位。父親一次協助了一位在街上流浪賣畫為生的年輕人，他是杭州藝專畢業的，父親就把他收留在家中，並給他安排了教師的工作。後來這位名叫安世祺的先生就離開了。1948年，風雲已經開始變色，父母親都已經準備進入西北大學工作了，並沒有想過、也沒有辦法離開大陸。此時安先生托人送來了三張飛機票，並力勸我們一定要去台灣。我遂被以當作行李與父母姊姊搭上了從迪化（今天的烏魯木齊）飛往上海的最後一班軍機。安先生因為與時任海軍總司令的桂永清將軍是師生之誼，又安排我們全家坐軍艦從上海到了台灣，並安排了父母在以後的海軍工程學院任教。就這樣我們奇蹟班的逃離了以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歷次浩劫，也改變了我生命的軌跡。從這件事，使我深刻的了解到幫助別人，給人家一個機會、與感恩的重要性。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家裡就受到了白色恐怖的打壓。父親在極度被歧視、排擠的環境下，仍然努力教學治學。去年我的姊姊在美國首都國會圖書館找到了近五十本父親的著作。他艱困的一生、嚴謹的治學、是我的典範。

我的性向喜好文史，但因為那時專制獨裁的國家氛圍，父親都命我們讀科學。遂入母校農業化學系就讀。我的興趣是在生物化學與微生物學。要感謝母校老師的教導，畢業後參加了教育部留學考試，記得那年生物化學組全國共有九人考過，我也幸福得中。最感謝的是農化系的李景玉恩師，除了四年裡時常的教誨，他還替我作了「思想保」，以滿足警備總司令部的要求，否則是無法出國留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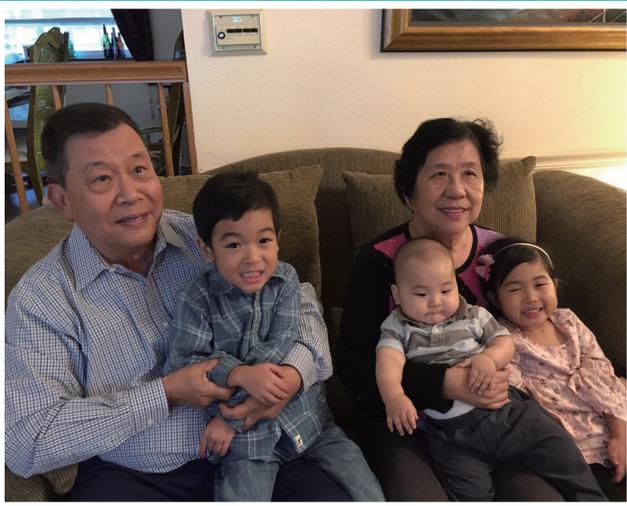
來到印第安那大學 Bloomington 小鎮讀書，小鎮風景優美，民情純樸。那時許多世界知名的頂尖生物化學家如 Henry Mahler, Eugene Cordes, Flix Howrowitz 等都聚集在校。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Frank Putnam 更是蛋白質化學的大師。我作論文的研究室更是具有光輝的歷史，出了二位



2018 年薛富盛校長於美國代表母校全體師生頒發感謝獎牌給劉雨生博士

諾貝爾獎得獎人，包括大家熟悉的 James Watson, DNA 結構的發現人。除了讀書與作研究以外，學校也安排我對醫學院預科學生教授微生物學包括講課與實驗室二部分。我對這份工作有著濃厚的喜愛，時至今日，我仍然捐款支持那個課程的延續。

我於 1975 年五月，以決定了人類免疫球蛋白 A 巨大分子的結構獲頒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又留校作了二年博士後，就進入了工業界作研究發展的工作。



在工業界從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Section Head, Technology Center Manager, 一直做到了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也幸運的參與了或領導了許多先進 (Pioneering) 的項目。期間也與許多美國頂尖大學的教授與科學家們進行合作。在傳染病與癌症這二個領域都研發出了一些產品。我一生一共開了十四次刀，每次有機會時就會問醫生這些產品對他們行醫還有用嗎？得到的答案都令我十分的高興與驕傲。尤其是 CA19-9，每次去日本訪問時，都受到廣泛的尊重。聽說對昭和天皇臨終時的醫療，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在 2015 年十月的一天被推入開刀室之前，告訴我的開刀小組因為我的 CA19-9 的數值是 26ug/mL，不可能是胰臟癌；他們仍然依照 CAT Scan imaging 的結果，認為是胰臟癌將我胰臟的一半、脾臟的全部切除了。住院七天後，病理切片檢驗結果出來了，不是癌症。這些 Tests 雖然已經是三十多年的科技了，但在對癌症病人的醫療上，仍然每天都在全世界作出它們的貢獻。

妻子在我的一生都是默默的支持與協助。在印第安那大學時，她白天替學生打字，一頁一頁的賺五分錢，晚上去小鎮上唯一的中國餐館包春捲、洗碗盤貼補家用。等我學位讀完了，她才進入印第安那大學的



Kelley Business School 讀書。她的這一讀也改變了我們的命運。妻子在 2005 年與我成立了一個家庭基金，作教育慈善事業。十多年來她獨自捐出了超過新台幣九千多萬元，對許多學校、國家與貧困地區的教育都作出了貢獻。

回顧這一生，受到了許多人的抬愛、協助。滴水之恩 當湧泉相報。能夠報的恩、大都報了。但遺憾的是最大的恩卻無法報答；安世琪先生來台後任海軍子弟學校的校長、後來去了日本，當我年齡稍長懂事以後，他已經作古了。

感謝母校給我的這次獎勵，我也以這一篇感言作為我這一生的縮影。謝謝大家。謝謝胡威妮傑出校友替我領獎並宣讀這篇短文。